



柿子红时情更浓

□ 张吉

在渐行渐远的童年记忆中，有一幕时常浮现在脑海中，温暖而难忘。一家人围坐在柿子树下，爷爷和爸爸、妈妈时不时拉两句家常，等待着圆月升起。而我则坐在小板凳上，吃着甜甜的柿子，大快朵颐，任由柿子的汁液糊满我的下半张脸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，像是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，为这团圆的节日增添了喜庆的颜色。

柿子树是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爸爸说，在他小时候，爷爷就种下了这棵柿子树。秋天到来，树上的柿子开始慢慢变红，仿佛在召唤散落四方的亲人，回到这个爱的港湾。每到中秋节来临之际，爸爸、妈妈就会带着我回老家，与爷爷团聚。那时候的我，对柿子的喜爱近乎狂热。咬一口，甜蜜的汁水立马溢满了口腔，甜在嘴里，更甜在心里。

每到柿子快熟的季节，爷爷总是特别忙碌。他就像一位忠诚的卫士，拿着一根竹竿，不辞辛劳地守在树旁，只为了保护我最爱吃的柿子不被麻雀啄食。每次打电话，爷爷都乐呵呵地说：

“等囡囡中秋节回来，就能吃到大又甜的柿子啦！”回到家的我，常常趴在窗前，一边吃着柿子一边看着坐在树下的爷爷。他的身影和飘落的阳光交织在一起，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温暖的风景。

然而，随着时光流转，爷爷因病离我们而去，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深植于心的回忆和柿子树下的那把空椅子。没了爷爷的中秋节，我们就像断了根，也不回老家了，只有那棵柿子树仍旧孤独地守候在那里。

一到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飞回那片熟悉的院子，飞回那个与爷爷一同守护柿子的温馨时光。不知今年柿子树结了多少柿子？柿子甜不甜？有没有被麻雀偷吃？这些都无从得知。

时间会带走许多人、许多事，但有些记忆，如同那一年一熟的柿子一样，总会准时结果，那份由柿子串联起来的爱从未消失。在每一个月圆之夜，无论人们聚散离合，亲情的甘甜永不凋谢。柿子的甜，家的温暖，一直都在。

月语

□ 张辉

我折了两枚月亮
一枚送给顽皮的星
把寂静的夜
烫出个火红的洞
一枚藏在你的眼眸
用弯弯的月
晃出个完美的白

月光荡漾着我的窗台
荡来了思念的海
漾出眺望的眼

对不起
今夜月明
这流动的光海
每溢出一滴
都呢喃着想想你

目光借着月光相逢

□ 韩萧蔓

月华，洒满九州
向我邀饮，一杯故乡的夜愁
目光，借着月光相逢

团圆

□ 徐海成

手中相思的针线
密密编织成
故乡的那轮明月
挂在银河边上
照亮苍穹，人间
慰藉所有的游子

他们是否会想起
母亲那含着笑的眼睛
父亲那厚重的肩膀

有人把思念
悄悄挂在月桂树下
有人在月下对饮
把思念醉在了昨夜

月光暖了夜间的寒风
月饼甜了客子的惆怅
夜是安静的，远远地
木屋里亮着一盏灯
传来遥遥的呼唤
呼唤我的
叫团圆

独览西湖

□ 严景怡

我踏着将明的天色去了杭州西湖。没任何理由，当我想着闲下来要去旅游时，“西湖”最先蹦进我脑子里。显然，是她招惹的我。

游览时闲庭信步、慵懒潇洒，坐下来要点东西时才犯了难。这西湖景怎么写，才能写得过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？这西湖情怎么写，才能写得过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”？

我想是不能的。但不能也不如何。

我去的时候，冬已来，春尚远；冬未深，雪不见。没有西湖的绿，也没有西湖的雪，去得不合时宜。当然，是我去得不合西湖的时宜。

我到西湖时是上午9时，天色依旧不甚清明，浅蓝里微微透出晴光，大概天气就是如此了。天阴着，西湖的心情也就没有那么透彻，不能波光粼粼、欢脱跳跃了。我站在湖边上看着这一大块沉甸甸的苍绿，像未经打磨的帝王绿翡翠嵌在孕育她的土地里。颜色浓郁得不可忽视，连溢流的日光都显得浮于表面，而真正动人的是水色的暗实。水中微有风痕，其上飘摇草木，镶边又有山色，一艘炫目的金色龙船不经意间游进我的视野。我想我之前的比方又错了，西湖早就在人们的雕琢下成了最精美的艺术品了。

再往前走两步，集贤亭顺着石板路遥遥地探出身去，西湖水在石板下时不时地拍打，像个闲不住的孩子一直在提醒自己的存在。我此行是孤身“逃”出来的，有这样一个淘气包作伴，兴许就不会清寂过甚。

不过一个人出来旅游的妙处也言说不尽，不用看导航，不用做规划，不用听人言，不用扯闲话，去到哪里是哪里，歇在哪里是哪里。让人疲惫的出行是因为肉体在旅游，而心和灵在赶路。比方这次，我在天色暗尽时近乎绕了西湖一周，精神头却比坐在教室里听一天课强得多。

我在曲曲折折的桥上踱步。高矮不一的石级将水骗得在虚空中跌个大马驹；冻得发枯的柳枝怜爱地垂下脸吻镜中的水草；对岸的树虽然有些秃但依然坚持把头发染得又黄又粉又橙又红；成片的枯荷像模特们拖着蓬蓬裙歪七扭八地摆姿势；衣着古风的人力船夫对盏饮茶；鸬鹚仗着自己会

潜水和我们玩躲猫猫……

有时不知走了哪条岔路，我会与西湖分开一段时间。虽然也有姿容甚美的花草树木、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、支离拼凑的通幽曲径、晶莹剔透的石底细流，但总归少了我与西湖那种惺惺相惜的黏糊劲儿。所以当我又不知道走了哪条岔路而恰好回到她身边时，那确实是很欣喜了。我想不论我绕了多远，她等了多久，这所有的一切在重逢面前都不值一提。

有时走着走着，一阵扑棱水的声音就把我的注意力引至脚边，一小群鸳鸯一边划拉着水一边伸着脖子到处看。尽管我没什么艺术细胞，也能被它们精致的梳妆震惊到，太会搭配颜色，以至于美得过于绚丽了。玫红的喙尖端带白；从头至肩至背，蓝紫衔接橙红过度老绿色，一点不违和；眼周上白下棕，又在黑润圆乎的胸脯前炸开一丛金色的细长的羽；贴着水面的肚子是大片渲染的金棕到浅黄的渐变；油黑的尾羽飞羽不甘单调，生出几片荧光蓝气地闪着光；还有全身上下都有勾勒的亮白色线，给对冲极强的颜色们划开区域。一个巴掌大的生灵上竟有这么多颜色，不像是搭配衣服颜色过多，就太有冲击性了。果然人的审美和自然的审美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

且行且看，幽绿的西湖上还会漂几只天鹅，有黑有白，你追我赶摇头晃脑地游，看似散漫实则机敏。路人扔点面包，我还没有看清，它们早已将脖子伸出二里地怼在一起争抢。我正录着像，却惊恐地发现西湖里的石头似乎长腿了还会动，定睛一看，几只小乌龟，只露了背上小半壳和一点头皮。天鹅和乌龟养在一起，很怪，怪得很可爱。

坐在石凳上，也少不了小动物们的惊扰。我坐着歇口气喝口水，几只小麻雀不知何时在几米外蹦跶，对着我叫一会，嘴在空无一物的地上啄一会，似乎在暗示我喂点吃的。我自己尚且腹内空空，只好问：“你们喝点水吗？”它们应该颇为无语，因为突然不叫了，并在我失礼的注视中跳向了其他路人。我正沉浸在小麻雀的嫌弃中，突然感觉身旁树上有动静，猛地转头，枝上有一只松鼠抱着果子点着头啃。我如梦初醒，这是第一次见真松鼠鼠，快拍下来。等我掏

手机，它已经倏地在枝头溜没影了。

还有一只令我难以忘却的小生灵，是涌金池金牛上的一只白鹭。一开始远远地看，还以为金牛的头掉漆了，后来近了，才发现是一只白鹭。一开始不十分确定是白鹭还是雕塑，因为它一动不动。后来它换腿变换姿势，我才确定它是活物。盯着它看了许久，渐渐由美的欣赏生出来疑惑：它为什么一直在那儿，上面有人类用来吸引它的诱饵吗？看了一会随即又确定它并没有在吃东西，不会是被人拴在那里了吧？我心惊胆战地要离开，碰上一个老年旅行团，导游正说着：看到金牛上面的那只白鸟了吗？它是最喜欢这只金牛的，每天都来这儿呆上几小时……听到这话，我有点羞愧难当。人有时会厌恶自己的邪恶吧，不然不会感到羞愧的。

苏堤旁开一道岔路，能抵花港观鱼。这里的水最浅，最能看出清澈，那水里肥嘟嘟圆滚滚的锦鲤像一块颤颤巍巍的大果冻里的装饰。鱼不怕人，懒懒地慢慢地扭着屁股，小小孩们趴得近地看，似乎伸手就能抓上一条。

离了观鱼处，一条岔道延得很深，深到人迹罕至处。不过景不管人来不来，自顾自地美。这里的草树更繁茂，有鸟儿在我头顶的一株树上放声高歌。我绕树一周去探寻它的面容，可惜它羞涩而敏捷，我眼中只闪过惊鸿一瞥的紺青。原本就细窄的径被茂密到鼓起小包的草丛遮掩，我得行至脚下才看见下一步。就这样，路带着我，爬上层叠有致的山石，落座端庄肃穆的木亭，途经造型各异的矮桥，这其间西湖的水就梳理着底部水草长长的、曲折的发，陪着我愈流愈深。踏上一段又一段长实木板的路、方大理石的路、厚青石板的路、不规则岩石块的路，花草树木把外界隔绝只将我紧拥，西湖的水只留我停驻，世界终于把欠我的孤独尽数奉还。

最后，阳光用金黄的线牵着我回到了现实。我承诺了秋意渐盛时与西湖再见。可没想到，回来不过半年多，我的心竟还久久回荡在那片绿波中。西湖啊，我对于履行与你的承诺已经急不可耐了。请帮我个忙，和我一起催促一下时间吧！